

# 情与恨

小说报告文学创作丛书

# 情与恨

XWTS 0012/15



小说报告文学丛书

## 情 与 恨

\*

山东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625印张 2 插页 282千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6,700

书号 10331·43 定价 2.05 元

# 目 录

## 中 篇 小 说

|          |             |
|----------|-------------|
| 情与恨..... | 舒源骏 ( 1 )   |
| 检察长..... | 梁兴晨 ( 202 ) |

## 短 篇 小 说

|             |                 |
|-------------|-----------------|
| 龙头拐杖.....   | 赵锡麟 ( 113 )     |
| 啊, 球.....   | 苗长水 ( 132 )     |
| 生日.....     | 艾 华 ( 144 )     |
| 小掌柜.....    | 陈志斌 ( 156 )     |
| 热流.....     | 李奎林 ( 169 )     |
| 香玉内传.....   | 王赤生 ( 181 )     |
| 姜老头和老姜..... | 牟崇光 ( 254 )     |
| 秕谷.....     | 柳 镇 林 生 ( 267 ) |
| 堤.....      | 于冠深 ( 289 )     |
| 老黑.....     | 盖琦友 ( 309 )     |
| 步步登高.....   | 朱瑞福 ( 317 )     |
| 离离原上草.....  | 卢振中 ( 340 )     |
| 老秀才.....    | 哈本厚 ( 357 )     |
| 笑声.....     | 裴志霞 ( 367 )     |
| 新官上任.....   | 王兆本 ( 374 )     |

小小说两篇.....鲁珺（383）

## 报 告 文 学

俺那儿媳妇.....王桂安（387）



世界上的奇事也真多。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老贺头的大儿子贺富富要和他的兄弟媳妇张凤凤结婚。这事发生在一九四五年麦收时节，一个离中苏边境只有三十里的榆树屯。

其实，象这样的事世界上也不是没有。然而，对这个不过六十户人家的榆树屯来说，却是件不寻常的事，也是万万做不得的事儿，好象儿媳妇不能和老公公睡在一个炕上。一连几天，人们议论纷纷，都说老贺头吃了老虎胆了。

说这话的无非有两个根据。一个是榆树屯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就是连本屯财主马可巴相好了他的弟媳妇，也只能暗来暗去睡上几宿。而叫他的弟媳妇正大光明地嫁给他，马可巴可没那个种！二是这马可巴的女人刚死没一个月，正想找个续房。他满屯子放风，说榆树屯大姑娘小媳妇不老少，就相中了老贺头的儿媳妇。既然马可巴有言在先，贺富富想和他兄弟媳妇结婚，能成吗？

老贺头的两个儿子都有个外号：大的叫大老贺，二的叫二老贺。老贺头还没死，管他的两个儿子的外号也加上老字，这并不是人们对老贺头的一种污辱，而是人们对这一对老实忠厚的兄弟俩一种亲热的称呼。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榆树屯里出名

的漂亮得叫人看后直咽唾沫的张家的姑娘，不顾父母的阻挠，嫁给二老贺。虽然这在当时来说，难免又惹得满屯子风风雨雨，然而，在人们看到张凤凤一口气给二老贺生了个大胖小子时，这场风雨也就平息了。只可惜张凤凤和二老贺还没亲热够，可恶的日本鬼子，把她男人抓了劳工，没过一年，死在鬼子的狗嘴里。男人一死，不少人劝她改嫁，连老贺头也劝得舌头都要直了。真怪，这张凤凤却守着个孩子，在贺家门里住下了。

儿媳妇不走，给失去儿子的老贺头心里带来无限的安慰；但是，又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几乎把他推到死亡的边缘：他的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被日本宪兵队长山田野口弄到宪兵队糟蹋了。女儿爬一阵，跌跌撞撞走一程，终于回了家，躺在炕上两天两夜没下地，第三天她在悲愤中死去了。老贺头一见儿死女亡，又气又恨，饭吃不下，水喝不进，几次上吊都被儿媳妇救下了。这年秋天，老贺头也被抓了劳工，扛石头修炮楼。身病体虚的老贺头，干了没几天，便口吐鲜血，趴在地上爬不起来。要不是给日本鬼子烧炉子的大儿子把他背回家，他准得死在外面。打那，他得了气喘病，一年到头蹲炕头。他盼着自己快死，可是阎王爷不要他。再有两年八十了，他觉得死了也不可惜。

古历七月里的一个深沉的夜晚，从中苏边境线上忽然飞起几十架飞机，在榆树屯上空盘旋了一阵，便一下子扑到筒子沟上空，继而，一个拥有上千名日本鬼子的大兵营，立时响起一连串的爆炸声。这声音之大，象是要把榆树屯掀个底朝天。

这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使这小小的山屯，如面临塌天大祸一样，家家惶惶，户户不安。人们顶上房门，关上门窗，挂上窗帘，提心吊胆地蹲在炕上，盼着天亮，盼着那筒子沟的枪声快点停止。但是也有几个胆大的，偶尔把头探到窗外，偷偷地

朝筒子沟看上几眼。那里一片火光，他们慌忙把头缩回去，再也不敢观风看景了。虽然人们还闹不明白筒子沟的战斗的本来面目，但是遭受过日本鬼子奴役的庄稼人，见日本大兵营火光冲天，心里无不暗暗叫好。这是一支什么队伍，敢向日本大兵营开火呢？

尽管如此，人们还不能判断出这日本鬼子是否真正完蛋；同时，也不敢相信敢于击溃日本大兵营的那支队伍是不是庄稼人心中的人。他们哪里知道，苏联红军已经对日宣战，在小城镇已经全歼日寇十个师，炸毁由吉林到图门的火车路轨，使盘驻在筒子沟的日本人，前无进路，后无退路，只有一死！

也许是由于战争年代，人们对于枪炮的火药气味闻惯了，惊慌归惊慌，也就不把生死当成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了。当黎明来到这个座落在西山沟的小山屯时，榆树屯一下子乱腾起来。本来就不太宽敞的弯弯曲曲的各条小胡同里，女人和孩子惊慌失措地飞跑着。她们奔走相告：

“啊呀呀，可不好了，坦克车往咱屯子开来了！快向山里躲躲吧！”

的确，在从筒子沟通向榆树屯的公路上，十几辆坦克车哈啦哈啦地爬行着。但是，这十几辆坦克车开到榆树屯口，便拐了弯，顺着去通河镇的公路，朝西开去了。

此时，老贺头心急火燎地坐在炕上，盼着儿媳妇和大儿子回来。儿媳妇大前天回娘家了，大儿子一夜没着家，到今还没影。老贺头实在坐不住了，不由得骂起大儿子：

“这个混帐东西，死在外边了？”

一语未了，大老贺回来了。

老贺头怒气冲冲地说：

“你到哪去了，一黑夜不着家？”

大老贺说：“马可巴往山里跑，非叫我给他撵骡子。我把骡子撵到北沟，就跑回来了。”

听儿子一说，老贺头吃一大惊。那马可巴是榆树屯的大富户，又是日本人的大红人。他的三丫头是宪兵队长的相好的，他自仗日本人的势力，胡作非为。头几天，他还想把二儿媳弄到手呢！这回，他怎么也跑了呢？于是，一年里很少出屋的老贺头，也感到如若不马上离开这里，是有祸无福了。便说：

“老大，你就和你弟媳妇到贺家沟藏着吧，那疙<sup>①</sup>离屯子好几十里远，鬼子不会到那疙去。过几天安静了，我死不了，叫人给你们捎信去，你们再回来。你们都好不容易活下来，可不能再叫小鬼子抓去当了劳工呀！”

大老贺不忍心到深山里去，这不仅是他舍不了年老多病的爸爸，而且，他这一个大伯子，和弟媳妇到深山老林里去，也实在不方便。虽说爸爸已经给他们订下成亲的日子，但还没有正式结婚呀！这些日子，何况那马可巴给他和弟媳妇造了不少谣，说什么他这当大伯子的和弟媳妇早就不清不浑，甚至还说什么他们还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老实的大老贺，哪能受得了？他真想和弟媳妇早一天结婚，只是眼下麦收正紧。如今，为了躲避祸乱，要是叫马可巴知道他和弟媳妇躲到大山里，那马可巴满口喷粪的臭嘴说不定又胡说出难听的话来。想到这里，他说：

“爹，咱们要死就死在一块，我可不去东躲西窜的！”

“你就没吃够日本人的苦！”老贺头叹了口气，接着说：“那贺家沟里有咱的一个地窝棚，我估计还塌不了架，你们到那儿

<sup>①</sup> 那里。

呆几天，比躲在家里等死强！我今年七十八了，死了就死了。不为别的，你还要想想柱儿呢！”

贺家沟在榆树屯北，离榆树屯十五里远。那里有好几道沟，日本人没进东北时，一户人家住一条沟，因此，随着住户的姓名便使山沟也有了官名。贺家住的那条沟，自然就叫贺家沟了。除此外，还有马可巴沟。现在大老贺听爸爸说得有理，不得不听从父命，说：

“爹，那我就和柱儿他妈妈说说，她要不愿去，我也就不去了。”

老贺头噙着山羊胡子，说：“她能说愿去？她不去，你拉她去！”

大老贺为难地说：“我咋好拉她呢？她爹也有病，怕是离不开的！”

老贺头说：“正好，你背着她爹一块上山去。快去呀，还愣怔什么？混账东西！她爹也是你爹，混账东西！”

大老贺怀着一颗紧张而又不安的心，走出巴掌大的小院。他不由得朝烟雾腾腾的筒子沟看去，只见一个人骑着一匹高头枣红大马朝他飞奔而来。大老贺两条腿顿时感到一阵麻溜溜的，没有血色的面孔越发显得蜡黄。突然他象从恶梦中醒来，扭头就往家里跑。然而，还没等他迈进小院，那大马已经冲过来，继而，响起高呼声：

“大侄子！大侄子！”

大老贺一下子又愣住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不是真的听准了，更不敢回头看看到底是谁。

“大侄子，看把你吓的！是不是把你大叔当成鬼子了？哈哈！”

大老贺猛地回过头来。他看到在他身边站着一匹火炭似的枣红二马子。在那二马子的背上，神气十足地坐着一个五十八九的老头儿。

“大叔，是你呀！”大老贺不由得大吃一惊。

“是呀，你大叔这回也骑上大洋马了！哈哈！没想到吧？”

是的，大老贺的确没想到，这个骑大洋马的竟是榆树屯出名的穷光蛋，张凤凤的爸爸张迷糊。张迷糊之所以叫张迷糊，是因为他见天没个精神头，垂头耷耳的，两只眼睛象是叫浆糊粘住一样，天上打雷，地上放炮，他也迷迷糊糊地睁不开眼睛。年轻时这样，如今五十七八了，还是这样。最近，他得了个屙不出屎的病，趴在炕上下不了地，捎信叫女儿去伺候他几天。昨天还听人说，张迷糊的病还挺厉害呢！今天，怎么骑上了大洋马？他身上穿的不是更生布裤子，也不是麻袋片，而是脚蹬长筒大马靴，身穿黄呢子服，头戴钢盔帽子，腰扎牛皮带，皮带上还拴着一双备用大马靴。奇怪，他怎么这身打扮？冷丁一看，真还以为他是日本大官呢！他想到叫凤凤回去伺候他的事，便说：

“大叔，听说你闹病，咋好得这么快？”

张迷糊说：“我这病是财病，见财就好。嘻嘻，你看，现在不是好了吗？”

张迷糊人迷糊，对钱财却一点不迷糊。为了一文钱，他能瞪出眼珠子，为了一升米，他是爹也不认。他不想出大力，还想享大福。他自己常说：出力也受穷，干脆就当懒鬼！他不但是懒鬼，而且也是全屯出名的酒鬼、烟鬼。他老婆活着时，管他挺严，撒泡尿也得向女人打个招呼；老婆去世后，就无法无天了。昨晚筒子沟炸弹一响，他的病不吃药就好了，天不亮就跑

到筒子沟，想发个外财。他的运气真不坏，捞了身没沾血迹的军服，扒了两双象样可脚的牛皮靴。管他死人活人的，他又解下一根亮皮带，顺手捡了个钢盔，真是时来运转，他竟然又发现一匹没炸死的大洋马。现在的张迷糊，可不是迷糊张了，他那嘴唇上的一撮小胡子，立愣愣地竖着，两只眼睛里闪着光亮，好象是上天得了灵芝，下海捞到元宝，精神头十足，喜气洋洋的。

大老贺一见张迷糊那副眉开眼笑的脸盘，不安地问：“大叔，你给日本鬼子当差了？”

张迷糊把嘴一歪，说：“日本人兴旺那阵子，咱老张头都不去当差，这会他们垮台了，叫我给他们当老祖宗，我才不干哩！”

“什么，日本鬼子完蛋了？”大老贺一愣。

“咋的，没想到吧？筒子沟的炸弹响了一黑夜，把日本鬼子全端窝了。光大洋马炸死了老鼻子了。他妈的，该咱老张头发个财。趁大伙都上了山，你也快到那疙瞅瞅，弄条马腿也好呀！可就是没有大姑娘小媳妇，要是有个日本娘们，咱老张头也不嫌弃！老怕啥？我觉着还不老呢！”

大老贺不知道张迷糊的这番话是出于内心还是为了逗逗乐，也不好说什么了。但是日本鬼子为啥垮了台，他倒想问个明白，说：

“是抗联的队伍把日本鬼子打垮的吗？”

“这……这我可说不清。反正我看见筒子沟里有好几个俄国兵的死尸。那坦克车大概是俄国人的。”

张迷糊说完，拍着马背要朝前走，忽然想起什么，对大老贺又说：

“回家对你爹说，我想叫柱儿妈在家多住几个月，有事没

事就别去叫她了，她这阵儿也不愿回去。你们家的日子本来就够苦的，她守了这一两年的寡，也对得起你们了。”

言外之意，张迷糊要给凤凤另找婆家了。大老贺愣怔怔地望着窜进胡同里的大洋马，魂儿仿佛跟着张迷糊去了。

## 二

尽管张迷糊的话象块石头堵在大老贺的心口窝上，但是，大老贺又为日本鬼子的垮台而乐悠悠的。可盼到这一天了！往后，我大老贺可不能再受日本鬼子的气了！想起全家老少吃到的苦处，眼下，叫他拿刀子把日本鬼子的心全挖出来，也不能解恨呀！

然而，大老贺转念又一想，虽说日本鬼子完蛋了，那开过来的俄国兵，会不会又象日本鬼子那样，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呢？听爹爹说，海参崴那一片好地方是中国的领土，叫老沙皇霸占了。要是如今的俄国兵也和当年的老沙皇一样，妈呀，我大老贺还不叫他们也抹脖子了？唉，倒不如趁这当儿，带着老爹爹逃到通化那边，宁可饿死，也不能叫他们砍死！

大老贺转身往院里走，刚到院又站住了。他回过头来，望着从筒子沟冒起的一缕缕烟雾，心里又疑惑起来：那俄国兵要是真的和日本人那样坏，为啥不见一兵一将进屯子来抢劫呢？从他眼见过的好几帮子队伍，不管是杂牌军还是中央军，他们都还从没有这样做过。难道那俄国兵真的是一心为帮助中国人打日本鬼子？

这时，街筒子里传来张迷糊的呼叫声：“日本鬼子完蛋了！快都去捡洋捞呀！谁捡了归谁，过这村可没这店了。”

大老贺心里活动了。他想起张迷糊穿在脚上的那双高筒牛皮鞋和那身日本呢子服，不由得低头瞅瞅自己的叉着十指的光脚板和露着波罗盖的粗麻布裤子，心里想：这眼瞅着天要冷了，八月十五下大雪，一旦老天爷不睁眼，现在落场大雪，自己连双鞋也没有，这哪能行呢？倒不如去蹓蹓，就是捡双半筒牛皮鞋，也好呀！再说有那小号的女人鞋，要是也能拾到一双，送给弟媳妇穿，也省她冻肿了脚。那日本大兵营里有不少日本娘们，她们的男人叫俄国兵打死了，她们还活个屁！说不定也能象张迷糊一样，捡一匹大洋马，拉车种地，以后可就不用犯难为了。过这村没这店，对，机不可失，到那蹓蹓去！发个外财，咱大老贺也许有这个福气！

两山夹一沟的筒子沟，横七竖八地躺着死尸。血糊糊，一个个不是呲牙咧嘴，就是少胳膊缺腿的。大老贺觉得头皮发炸，浑身冒冷汗。如果不是他在日本兵营里给日本人烧过炉子，如果不是他亲眼见过不少被日本人活活打死的中国人，眼下，这死人的可怕的面孔真能吓得他尿拉一裤子呢！现在，他纵然也感到有几分害怕，然而，一心发外财的穷命人，哪还管什么害怕不害怕。他并不是见钱如命的人，他受了一辈子穷，还没有做过断路砸杠子的事。可是今天，他却在战场上捡洋捞了。开始，他还感到有点心亏，他这样做，上能对得起天，还是下能对得起地？不过，他在想到这种作法并非不义，也无坑害别人时，就理直气壮了。

“不捡白不捡，你不来捡，别人就来捡。谁叫咱穷呢！”他想。

可怜得很，小河两旁，除了死人头，连半块外财也没有。穿在死人脚上的鞋，他实在不忍心去脱下来。至于那呢子军服，

大钢盔帽子，不说都沾着鲜血，就是干干净净的，他也不要呢！活人穿死人的衣服干啥？缺八辈子德了！

太阳从云中钻出来，照亮了小白河，照清了一张张死人的脸。大老贺仿佛觉得那一张张面如青色的脸都冲着他，他顿时感到发怵。

“你们看我干啥？死了还想折腾我呀？不是你们活着的时候，打我骂我，现在我大老贺可不怕你们了！”他壮了壮胆，抬脚朝一个人头踢去。

就在这时，有一个东西在他眼前忽闪一亮，把他的两只眼睛勾住了。原来是一盒铁罐头。没吃过罐头的大老贺，却一眼认出这是盒精装的牛肉罐头，那盒盖还没撬开呢！显然，也没人用过。他把罐头掖在怀里，自言自语地说：

“带回去让老爹尝尝这个外国货。也算是尽我一点孝心了！”他嘴角露出笑容。

喳喳喳！一群黑老鹅在上空盘旋呱噪。它们发现了地面上的一具具死尸，为它们的丰餐而欢呼呢！

大老贺却胆怯心虚了，他害怕黑老鹅把他也当成美味佳肴，便想马上离开这里。然而，长筒的牛皮鞋、女人的圆口皮鞋、套车的大洋马，它们到底在哪里呢？难道就这样空手而归？既然来了，总不能空手回家，哪怕是捡一双破旧的皮鞋也好呀！事到如今，他不得不做起昧良心的事来，从死人脚上脱一双皮鞋。

他把手伸到一个死尸的脚上，然而，还没摸到鞋底，手却哆嗦起来。

“我大老贺一辈子没偷没摸，没干过一顶点缺德事，可不能去扒死人的鞋！”他这样想，又把手缩回来。

他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望着那一双铮亮的牛皮鞋，怎么也迈不动脚了。

“反正人也死了，扒一双穿着，也不算是丧良心。再说这是日本人，叫他光着脚见阎王爷去吧！”他这样想，便又转回身来，望着那个死人的面孔。

这是一个肥头大耳的日本兵，脸胖得没有皱纹，一撮八字胡，死了还瞪着眼睛。那粗短的脖子，还冒着血浆呢。显然是叫炮弹炸的。那板正的呢子服，那腰上的牛皮带，那肩上的两个牌子，无疑是一个日本大官儿。大老贺猛然想起，他就是日本宪兵队的山田野口队长。霎时，大老贺的额头凸起青筋，眼里喷出火来。

“妈的，原来是你这个狗娘养的！王八羔子，你也死了呀！”

报仇的心里，使大老贺弯腰从脚下搬起一块石头，朝山田野口头上狠狠地打去。只听扑噗一声，那已死的人头开了花，脑浆随溅出来。

大老贺并不感到解恨，他又搬起一块大石头，对准山田野口的肚子就要砸下去。正当这时，大老贺忽然听到身边响起一个女人的叫唤声：

“救救我呀！”

活见鬼了！大老贺手里的石头骨碌落到地上，差点儿砸在他的脚指头上。他惊慌地四面张望，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活人。

大老贺这时最怕遇上不死或装死的日本鬼子，因为他听人说过，在战场上这是常有的事，有时，打扫战场的人的命还会葬在这些人手里。他悔恨自己把这事忘记了。现在，应该马上离开这里！

“你是大老贺吧？别走呀，来救救我吧！”还是一个女人的

呼声。

大老贺他更感到惊异了，而且使他更为吃惊的是，那女人竟然又喊出他的名字。妈呀，这不是做梦吧？他不敢四处观望，然而，他却大着胆儿喊：

“谁？你在哪里？你要装死，老子可要开枪了！”

其实，他手里没有枪，在这打扫过的战场上，他所能得到的洋捞，只不过是无数的死人和满地的血迹。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急促低微的呼救声，是从一片榛子堂里传出来的。大老贺闻声看去，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从榛子堂里探出头来。她那张苍白的脸和那对失神的眼睛，活象一个死鬼。

大老贺惊呆了！这女人名叫金川菱子，是个日本娘们，她的男人就是日本宪兵队长山田野口。大老贺决不相信这个三十五岁的日本娘们还会活着，他恐惧地后退着，仿佛不这样做，就会马上被这女人抓住。

“你别走，救救我，救救我呀！”菱子乞求地伸出了一只手，“我还没死呀！”